



東亞文化研究叢書

印度文化史

英 A. A. 麥卡利著 施淑萍譯

印度文化史

(影印本 1989 年 4 月)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ISBN 7-80511-251-7/K·22

定价: 8.30 元

著者序

印度文化史之各方面曾爲余半世紀有餘之研究目標。此書即爲印度文化史之概述。其以九章分述雅利安文明之最東支派入印度後以至與分離至少達三千年之同種文明之最西支派由海上接觸爲止之發展史，而本書對於印度與西方文明接觸後之四百年史實，僅敘述其現代方言之分佈及其文學之發生，與其純本土的發展史逐漸爲西方新來者所瞭解之經過。此種過程爲時甚緩，故至三百年，外來人士始自承爲同源文明之繼承者，猶如彼等之繼承新據有之東方土地。至於盛行於印度之西方文明之影響，余則歸之於最近四百年之政治史中；因其過於複雜且不合於本書也。所有此類材料可在已故史密士博士(Dr. Vincent Smith)之牛津印度史(The Oxford History of India)一書中見之。此書中所概述者有如下述：第一章緒言，敘述印度之地文方面及其對移民入此區之影響。次章則敘述最古印度雅利安人之語言、文學及宗教。下一章則繼續說明吠陀後期之情形及文字之使用。第四章則描述吠陀期後之前期，兼及佛教與耆那教之興起史與其文學。其後一章則爲印度史詩及古典文學之論述。第六章則關於印度故事、童話、寓言及其在世界文學中之重要地位。第七章則申述專門學術之各方面，例如文法、辭典、哲學、應用學術、醫學、天文學及數學等方面。其下一章則概述印度方言及其文學。最後一章則說明歐洲人士如何因研究印度文學、銘刻、古物及貨幣而瞭解其史實，並指出由此等材料抽繹印度史料之最有效方法。此章並述及若干整理印度史料之學者之功績。

每章皆附有參考書選以供進一步研究之用。因吾人對印度史之知識已甚廣泛，故此書所能敘述者僅其主要之點，此參考書爲當代可信之材料，以供一般讀者及研究某項專門問題之學者進一步研讀之用。其中所列書籍

意在指導英印讀者對始於吠陀期終於現代歐洲人士瞭解雅利安印度期間之研究。此二文明同出一源，但經三千年之分離又於四百年前聯合一致，因而占有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在過去四百年間新來者對印度之心智發展史已熟悉，且予以整理。本書文字所敘述者可供同出一源之二種文明間之相互瞭解。

麥唐納 (A. A. Macdonell) 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於牛津城

譯者序

本書爲牛津大學梵文學家麥唐納教授(A. A. Mac donell)以五十餘年之研究所著成者。其於印度之自然環境、歷史、宗教、經典、建築、文學與語言等方面均有簡要之敘述，實爲國人研究印度文化之重要參考書也。印度之見於我國史書，始於張騫之通西域，自此中印之間遂有長期而深著之文化交流。印度之佛教與藝術影響於中國者至深且鉅，而中國於印度宗教之宏揚與典籍之保存尤有大功。良以中印不但疆土相接，且同爲文化悠久之邦，彼此交互影響乃爲必然之結果也。

當茲中印陸上交通日趨頻繁，張騫於兩千年前所夢想之交通線於今實現之際，國人之欲瞭解印度更爲迫切，因譯是書以供邦人之參考。本書中人名地名及典籍名稱之翻譯頗費考慮，譯者除一部分依原書義譯外，並參考法顯佛國記考釋、玄奘大唐西域記、許地山印度文學、日本豐田氏著（楊鍊譯）之印度古代文化等書之譯名譯出，此外尚有少數不能義譯之名詞則音譯之。譯者於原文及譯本雖比照悉心校讀二次，然仍恐有辭意不達之處，幸讀者指正之。

龍 章 三十三年八月

印度文化史目次

著者序

譯者序

第一章

緒言

第二章

吠陀期

第三章

吠陀後期

第四章

吠陀期後之前期

第五章

梵文後期：史詩與古典文學

茶羅維達式 印度雅利安型 史詩 抒情詩 戲劇

第六章

故事童話與寓言

第七章

專門學術

文法學 辭典 哲學 法律學術 實際生活的科學 情論 醫學 天文學

星相學 數學

第八章

印度方言及其文學

印度的方言系統 非雅利安系的語言 現代方言文學

第九章

印度文化史之整理

題銘 錢幣學

印度文化史

第一章 緒言

若一看世界地形圖，就可以很明顯的發現在舊世界中沒有一個與人類文明有關的國家，像印度（註一）那樣孤立的。印度在外表上略似一菱形或一鑽石形，由其北方的克什米爾（Kashmir）的尖端，到南端的可摩林角（Cape Comorin），與由最西方的印度河（註二）口，到東方的布刺馬普他拉河（即雅魯藏布江 Brahmaputra）三角洲之外，其長度與寬度差不多都等於一千九百英里。若除去緬甸，其總面積有一百五十萬餘方英里，即有大不列顛島（Great Britain）的十五倍餘。印度被北回歸綫分成南北兩個三角形，這兩個三角形自西而東被文底耶山（Vindhya）及爲在阿布山（Mount Abu 73° E.）與派刺斯刺斯山（Parasnath Hill 87° E.）間之山脈所隔離。北方的三角形中有一個沖積平原，它在地質時代本爲一大洋盆地，但以後逐漸上昇出海面。它有大陸的特性，而在四面爲山脈所包圍。在其西因高山的封鎖而與相鄰的亞洲諸國分離。在其東因一帶山脈與不可穿越的叢林而與緬甸隔絕。在北面則爲世界上最偉大的山脈所阻限，此山脈至少長一千四百英里，高一萬九千英尺，其嶺峯高度變化於二萬五千英尺至二萬九千英尺之間，因而構成一個山岳的障壁。在此山岳障壁中，人們曾發現幾條到印度去的山道。那就是由帕米爾高原（Pamirs）經過吉爾吉特（Gilgit）山隘，與由西藏經過列城（Leh）薩特萊濟（Sutlej）河谷與錫金（Sikkim）到印度去的諸山隘。但這都不是由北方會南下到印度去或可能到印度去的侵略或移民大道。被山脈與叢林包圍的東部邊疆在過去也沒有置於戰爭威脅之下。唯獨在西部邊疆，離

爲連續的高山所防禦，卻從不可記憶的時代起，移民、征略、與商業都經此窄狹的山道而到印度。即由俾路支 (Baluchistan) 南部的巖路可到印度河三角洲，或由阿富汗 (Afghanistan) 經過波南 (Bolan)，道岐 (Tochi) 與克伯爾 (Khaibar) 諸山隘，及戈摩爾 (Gomal)，喀南 (Kurram)，喀布爾 (Kabul) 諸河谷以達印度河北段的河岸。

在過去僅有由西方大門通過兩次與印度運命有生死關係的兩次大侵略。史前時代雅利安移民的浪潮即經過此路，自彼時起其文化隨移民而散佈於印度，以至今日。在三千多年以後塞姆族的伊斯蘭教的征服印度 (Semitic Conquest by Islam) 於紀元七百年左右開始於西疆，外來的伊斯蘭教專制勢力控制相當大的印度部分達七百年之久，至十八世紀中葉始被推翻。它雖然在政治上統一了印度，但在文化上卻沒有重要的改變，不過現在印度已有五分之一的人口信奉回教。除希臘人外，由紀元前三二六年到紀元二百年間僅有亞洲人由陸上與印度大陸的一半保持接觸。

此偉大的北部平原不僅爲山脈所包圍，且爲河流所環繞，流經其上的三大河流中有兩河發源於西藏開來薩 (Kailash) 山峯及瑪那薩羅沃池 (L. Manasarovar)，其位置適當喜馬拉雅 (Himalaya) 山障的中部。印度河道的前半部作西北流向；及至繞過喜馬拉雅山脈的極端而流向西南方，至北回歸綫的稍北地方流入阿剌伯海 (Arabian Sea)，其全長爲一千五百英里。布刺馬普他拉河發源於瑪那薩羅沃池之東，在西藏境內流達數百英里之長，至喜馬拉雅山東端南流，抵達喀 (Dacca) 附近稍向西流，最後入孟加拉灣 (Bay of Bengal)，其河口在北回歸綫的稍南，幾與對方的印度河口相平峙。其全長爲一千八百英里。恆河 (註三) (Ganges，梵文名爲疏伽河 Ganga) 是印度第三條大河，長達一千五百四十英里，其發源地在上述二河發源地的西南方。此河由發源地穿過中央喜馬拉雅山的南部山脈後，即以東南方向流經印度斯坦 (Hindustan) 冲積平原的半部。在郭蘭

達 (Goelanda) 地方它與最大而最東的布刺馬普他拉河的墨各拉 (Meghnu) 分流相會合。在最西而最大的恆河分流休格里河 (Hughli) 與此分流之間是兩大河的連合三角洲。

與封鎖北部平原的文底耶山南麓相平行而流的是那巴代河 (Narbada)，此河由發源地阿馬坎塔 (Amarkantak 82° E.) 地方起略作北向而流，經過查巴爾普 (Jabalpur 80° E.) 地方折而西流，經布諾支 (Broach 距河口三十英里) 而流入坎拜灣 (Bay of Cambay)。

北印度的大沖積平原通常以波斯語「印度斯坦」(Hindustan) (註四) 稱之，其意爲「印度河地方」(The Country of the Indus)，因這條在西方的印度河久爲外國人所熟悉的緣故。

封鎖印度大沖積平原的文底耶山，同時又是印度德坎 (Deccan) (註五) 的北牆。德坎是南印度的名稱，自那巴代河而南本區全部在熱帶中。德坎是一個巖石的高原，在左右兩邊爲東西高止山 (Ghats) (註六) 所阻限，西高止山在西岸被一帶低地與阿剌伯海分離，東高止山在東岸亦以一帶低地與孟加拉灣隔離。此高原由平均高達三千英尺的西高止山傾斜下降到平均高達一千五百英尺的東高止山。因此許多在德坎的河流，都由其西部發源而全部流注東部的海中。

雖然德坎較印度斯坦少受到移民與征服的影響，但它並不能對雅利安人的入侵作爲困難的障礙，此事可由在本區最南方尚發現紀元前三世紀的印度雅利安銘刻而得充分的證明。但是後世侵入的回教徒統治德坎並不能如統治印度斯坦那樣的穩固。

印度在陸上與外界的接觸常限於印度斯坦部分。在基督紀元前五百年以前，印度河南岸地方，包括五河省 (Punjab) (註七) 與信德省 (Sind)，從古代叫做健陀羅 (Gandhara) (其首城竺利尸羅 Taxila 在今之 Rawal

Pindi 城北二十英里)的區域起，至印度河口爲止，成爲(自紀元前五三〇年起)波斯帝國的一部分，直至紀元前三二一年亞歷山大(Alexander)大帝摧毀此帝國爲止，始另屬統治。

自紀元前三二六年亞歷山大短期侵入五河省及其於紀元前三二三年死爲巴比倫(Babylon)以後，他的希臘大夏系(Greco-Bactrian)的繼承者至紀元後二世紀仍與西北部印度保持接觸。自此期以後，曾有幾次小規模的侵略，但是直至公元一千二百年建立的回教帝國爲止，其間並沒有任何永久性的征略。

在四百年前德坎因海洋而與外界隔絕，較印度斯坦之受制於山障爲尤甚，當腓尼基人(Phoenicians)知道地中海與東非洲的每一個海灣與陸岬的時候，他們似乎仍不知道印度的海岸。但是現有可靠的證據證明印度與巴比倫間的波斯灣上商業交通在紀元前七百年與四百八十年間是很繁榮的。尤其是印度的產品——米、孔雀、檀香——以其泰米爾語(Tamil)的稱呼而爲西洋人士所熟知。根據紀元前四百年左右的一部佛經推釋，此類物產必定由印度西海岸經由海道輸入到巴比倫去的。

最早印度商品的輸入巴比倫，並不能遲於紀元前六世紀，因爲印度與巴比倫間的直接貿易，實際上停止於紀元前四百八十年，並且因爲稻米與孔雀至少須在紀元前四百六十年前輸入希臘，所以在薩佛克里斯(Sophocles 495—406 B. C.)時代，稻米與孔雀已爲雅典人所熟知了。我們對於古代印度與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間的商業交通的年代，可由腓尼基的拼音文字而得到證實，因爲拼音文字之輸入印度而被利用的時代不能後於紀元前七百年左右。同樣的結論可由錢幣的證據中得到，有一種長方形沒有銘文的古幣被印度人稱爲「古錢」(Purana)的是印度最古的錢幣，且在紀元前二世紀中用佛教的浮雕刻出，此種錢幣頗類似紀元前五百年的巴比倫錢幣，因此我們認爲其做自巴比倫錢幣並不是不可能的。

當巴比倫與埃及衰亡後，南部阿剌伯的葉門（Yemen）商人繼承着兩世紀以來的商業餘緒，大部分的對印度與赤道非洲間的貿易，遂操在他們的手中。雖然南阿剌伯人是古代東方商業的轉運者，但阿剌伯民族似乎不是古代航海民族之一。他們的商隊走遍阿剌伯半島，但是他們的交易是陸上的而不是海上的。

由於紀元六二三年伊斯蘭教的建立，阿剌伯人的商業不僅在陸上散布到大部分的小亞細亞、黑海區、北非洲及西南歐洲，而且據有阿剌伯海與非洲沿岸的海灣，及由波斯到印度與中國的水道控制權。

直至十五世紀的末期，印度在海上與亞洲各國的接觸僅限於西海岸。此後印度方首次因海上交通為西方人士所熟知。自一四九八年伽馬（Vasco da Gama）發現到印度去的航路後，不僅使印度置身於世界商業範圍之內，且使之接受西方文化的影響。它使印度建立成為一新的帝國，如羅馬帝國一樣受中央政府合併與統治，而使之進步以趨於自治領土的地位。現在印度在表面上較任何亞洲國家為西洋化。歐洲的影響雖然是浮淺的，但在不可避免的進步途程中，要加速的改變其本土文化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教育的、心智的、宗教的與道德的各方面。

在新時代中，歐洲殖民者的主要利益是商業，他們對印度的語言、風俗、與宗教的各方面雖都很熟悉，但所得的知識卻不完全。自十八世紀中葉英國的統治奠定後，其官吏與學者開始對印度歷史的各方面作更深切的研究——文學的、語言的、宗教的、與考古的。此種綜合研究的結果，使印度文明史的各方面得以重建整理而表揚於世。因此目前研究印度文明史的學者，可給讀者以全部的文明史，它不僅是過去的敘述，而且是今後的指導。

因紀元前三二六年亞歷山大的入侵，我們方能獲得紀元前三百年以後印度人活動的明確的考古證據。這些

證據是整理古代印度史的基礎。但是我們對紀元前三百年以前印度本土所發生的事情僅可發現一點微光，我們不但在南方史前的墳墓中及在奈查格利哈（Rajagriha）的巨大牆垣中發現時代不確定的古史料，更由於近來考古工作的推行，突然發現一類古物，可將該國史前期研究得更好些。但目前我們對於它們的時代與起源並不能找到確切的證據。此類古物在相距四百英里的兩地發現：即在下五河省的毛爾坦（Mulan）與拉火兒（Lahore）鐵路之間的哈拉巴（Harappa）及在印度河上信德區的莫痕查得諾（Mohenja-Daro）二地。在此二地有許多高出地面約六十英尺的人爲土邱，而在印度河上的乾涸河床上面此種景觀尤爲顯著。無疑的此區將成爲系統的考古開掘的良好區域。在莫痕查得諾的大河故道中發現紀元前二世紀的窰塔波（Stupa 即塔）。在這座窰塔波之下，已發掘出兩層磚的建築物，其年代與特性現僅能加以臆測。此二地的藏物中有彩陶與素陶（有些是手捏製的，有些是陶輪作的）、赤土陶器、新型錢幣、骰子與棋子；及若干刻有花紋及文字的印鑑。石質印鑑上的銘文是不可了解的，其刻像與型式不像是印度的藝術；但與希臘的邁錫尼時代（Mycenaean Age）的象形文字有廣泛的親緣。在此處所發現的錢幣可認爲現存的最古錢幣，而世界最古錢幣是紀元前七世紀的呂底亞（Lydian）錢幣。鐵也在此堆積層中的最近代層中發現。在其中所發現的文化一定曾盛行好幾個世紀，但似乎在孔雀王朝（Maurya Dynasty 320 B.C.）興起之前即已消滅了。

關於此新被人發現的文明，並沒有很確定的結論可提出。或許此文明在印度河流域發展而成，而對印度本土文明並無任何影響即行消滅。在此發現的文字板片與在波斯蘇薩（Susse）（註八）發現的楔形文字板頗相類似。此相似性可以指出在蘇薩與西北印度之間有交通往來。作此種刻文的民族可能與蘇美爾文明（Sumerian Civilization）（註九）有親密的接觸，並且在紀元前二三千年之間接受了他們的藝術風格與文字要素。我們必須

等待慎重研究所得的結果，然後方能決定此類發現物對古印度文明究能供給多少靈光。雖然其發掘已在一九二〇年進行，但直至四年後，因馬紹爾爵士（Sir John Marshall）及其他諸人的研究結果發表始為英人明瞭。

【註釋】

【註一】印度（India）之始見於我國載籍者起於西漢張騫之通西域（公元前第二世紀），其時名之曰身毒，後又通稱天竺。厥後法顯、義淨及玄奘相繼往遊其地。玄奘大唐西域記記之曰：「詳夫天竺之稱，異議糾紛，舊云身毒，或曰賢豆，今從正音，宜云印度。印度之人，隨地稱國，殊方異俗，遙事馳名，語其所美，謂之印度。印度者唐言『明』，有多名，斯其一稱。言諸羣生，輪迴不息，無明長夜，莫有司晨，其猶白日既隱，宵燭斯繼，雖有星光之照，豈知朗月之明，荷絲斯致，因而譬月，莫以斯土，聖賢繼軌，導凡御物，如月照臨，由是義故，謂之印度。印度種姓，族類羣分……若夫種姓殊者有四流焉，一曰婆羅門，淨行也，潔白其操；二曰刹帝利，王種也，奕世君臨，仁恕為志；三曰吠舍，商賈也，貿運有無，逐利遠近；四曰戍陀羅，農人也，肆力囑囑，勸身稼穡。凡茲四姓，清濁流殊，婚娶通親，飛伏異路，內外旁枝，姻婭不雜。」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十二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品記述印度之四階級如下：「仁者當知，人有四姓，一婆羅門種，多修口業；二刹帝利種，多修手業；三吠舍種，多修田業；四戍陀羅種，多修曉逐業。其餘雜類旃陀羅等皆多修習惡律藝儀等。然此四姓及餘雜類，業習不同，居處亦異。……婆羅門修智慧，圖書印記，緯候陰陽，身相吉凶，園陀典籍。刹帝利種，增修射御，政在養人，功在禁暴，紆歌悅衆，征伐不庭。吠舍田業，播種耕耘，糧食倉儲，人天國本。戍陀羅種，通商有無，興敗往來，務滋貨殖。」印度白種利安人入侵後規定嚴密之階級制度（Caste），迄今無法破除，為印度統一與進步之大障礙焉。印度無歷史記載，其史事殘缺不完，有史時代大部分為小國紛爭割據之局，少統一之帝國時代，十七世紀初年英人成立東印度公司，經營對印度之貿易，其時蒙兀兒帝國雖統一印度，然不旋踵又趨瓦解。英人乃以東印度公司為基礎逐漸征服之。至一八七五年印度兵變後始改隸英政府，稱為印度帝國，英女王維多利亞遂為印度女帝。印度在政治上分英屬印度（British India）及藩邦（Native States），前者分省治理，面積最大，人口最多。後者係數大小土邦，由君主及英人所派之代表治理，十九世紀末印度民族主義逐漸播揚，而甘地及尼赫魯所領導之國民大會派最有聲勢，成為印度復興運動之基石。已實行分治，組成印度斯坦與巴基斯坦二國而獨立。——譯者。

【註二】印度河 (Indus R.) 在大唐西域記中記曰：「信度河舊曰辛頭河，譯也。」——譯者。

【註三】恆河，大唐西域記：「梵伽河，舊曰恆河，又曰恆伽，譯也。」——譯者。

【註四】Hindustan (印度斯坦) 是由 Hindu (印度) 而來，此為梵文 Sindhu 之對音。Sindhu 意為「河」，或「印度河」。而 Stan (斯坦) 與 Sana 通，即「地方」也，故 Hindustan 意即「印度河地區」也。——原註。

【註五】Deccan (德坎) 是方言 Dakṣin 或 Dakṣan 之英語形式，係由梵文 Daksina (右手) 轉化而成，以古代印度人面向太陽以命方位，德坎適在右手方向故也。——原註。

【註六】Ghats (高止山) 係土語，以表示「山陵」，後衍為「山脈」之義。——原註。

【註七】五河省 (Punjab) 譯音為旁遮普省，以其境中有 Jhelum, Chenab, Ravi, Beas 及 Sutlej 五河，故名。——譯者。

【註八】蘇薩 (Susa) 古代波斯帝國之首都。——譯者。

【註九】蘇美爾文明係西亞最古發展之文化，為巴比倫文明之前身。——譯者。

【參考書選】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Cambridge, 1922; Vol. 1, Chap. i, PP 1—3; Chap. ii, PP 37—62; Chap. xiv, PP 319—41.

Holdich: “India”, London, 1904; Map facing the title page.

“Imperial Gazetteer of India”, Vol xxvi, P. 66. Map iv, Oxford, 1909.

Bartholomew: “Oxford Advanced Atlas” Maps lviii—lxiv.

J. Kennedy: “The Early Commerce of Babylon With India”,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898, PP 241—88.

“Harappa and Mohen-jodaro Excavation”, Sir J. Marshall,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Sept. 20, 1924.

Prof. Sayce *ibid.* Sept. 27, 1924.

C. J. Gadd and Sidney Smith, *ibid.* Oct. 4, 1924.

C. J. Gadd: "Discovery" No. 60. Dec. 1924.

S. K. Chatterji: "Modern Review" Dec. 1924.

第二章 吠陀期 (Vedic Period)

我們能以最古的印度文學爲證據，很妥當的推論出在遼遠的史前時代，有幾個好戰的部落，由西北方侵入印度，始而向東，繼而向南的逐漸開拓，征服土人，並幾乎使全部印度被迫而接受其語言與文化。他們入寇的最確當的時代仍不能得知，但是根據許多的見解，認爲其爲紀元前十四世紀並不是不可能的。

侵略者所用的語言是梵語 (Sanskrit) (註一) 是最古的形式，此語保存於侵入者中的詩人祭司入印度後所編成的頌詩中。此語以前並不爲歐洲人所瞭解，直至一世紀以前歐人始知此語與波斯、希臘、拉丁、條頓、開爾特及斯拉夫等語言有密切的關係。

上述諸語言系統，彼此間的關係，可由一些文字來表明，例如「母親」一詞，梵文爲 *Mātar*，希臘文爲 *μήτηρ*，拉丁文爲 *Mater*，古愛爾蘭語爲 *Mathir*，英文爲 *Mother*；又如「兒子」一詞，梵文爲 *Sūnu*，立陶宛語爲 *Sūnu*，古上日耳曼語爲 *Sunu*，英文爲 *Son*，我們由此可知其關係的密切了。因梵語較其他語言爲古老，所以古印度語系在語言史上佔有最重要的地位，表明古代入侵的雅利安人所居住的區域主要的是些地理的材料，此類材料可在古代頌詩中找到。我們由其中所提及的河流，可知新來者所佔據的地區在印度河與薩特萊濟河之間，其北以喜馬拉雅山爲界，而在東西界限之外各有一帶殖民地。此論據更可由其所提及的最古的動植物而證實。因爲很能適應於西印度的獅子常被道及，但是從沒有發現虎的名字。原產於東南印度的稻米卻不爲古印度人所知悉。

現在對古雅利安語已有詳細的研究，而其文學中的歷史證據也已被抽繹出來。其最後的結果是：此二種材

料對於印度的文明史與西方四部門學問的奠定基礎及其發展上有很重要關係。因為它們不但是現代印度方言與本土宗教的基礎，且是西方學術界中幾種新科學，例如比較語言學（Comparative Philology）、比較神話學（Comparative Mythology）、比較宗教學（Comparative Religion）及比較文學（Comparative Literature）的起源，此皆於世界文明與文化有很大的貢獻。

因為種種原因，古代最早的典籍是印度文學中最重要的作品。它不僅是最古印度的文學產品，且是印度歐羅巴文學中的最古著作。史前期的語言（如語言形式的變化、重音及韻律），宗教及文明的各方面可能由其中發現一些光芒。其中許多問題若沒有古印度文學的證據便不能解決。在十九世紀後半期對它的宗教的研究，曾確立了比較神話學與比較宗教學的基礎。若不通曉吠陀（註二），則不能充分瞭解印度的佛教，因此二者的關係有如舊約（Old Testament）之於新約（New Testament）一般。最後，它更是三千年來無數印度人的權威的聖經。由其中取得的禱告詞至今尚為印度人唱頌着。

「吠陀」（Veda）本作「明」（Knowledge）解（由 Vid 而得，意為求知），實際此字表示「聖明」或「聖經」（Sacred Knowledge or Scripture），並且用以表示古代宗教的全部特性；雖然那時期的最後文學作品並不直接是宗教的，卻是「吠陀宗教」的補充品。在吠陀期中有三部文學層段可以明顯的劃分：第一類是四種吠陀經，是些頌詩、禱詞與咒語之類；第二類是梵書或婆羅門經（Brahmanas），即典禮的書籍；第三類是奧義書或優婆尼沙經（Upanishads），即神學作品，此為許多後代印度哲學的基礎。

四吠陀（註三）中最古的是梨俱吠陀（Rigveda），意即讚頌明（The Veda of Verses），其中主要的是讚頌諸神的抒情詩。如稱之為讚頌詩集（Book of Psalms），則可具體表明其性質。其他三種吠陀經中的主要材料都